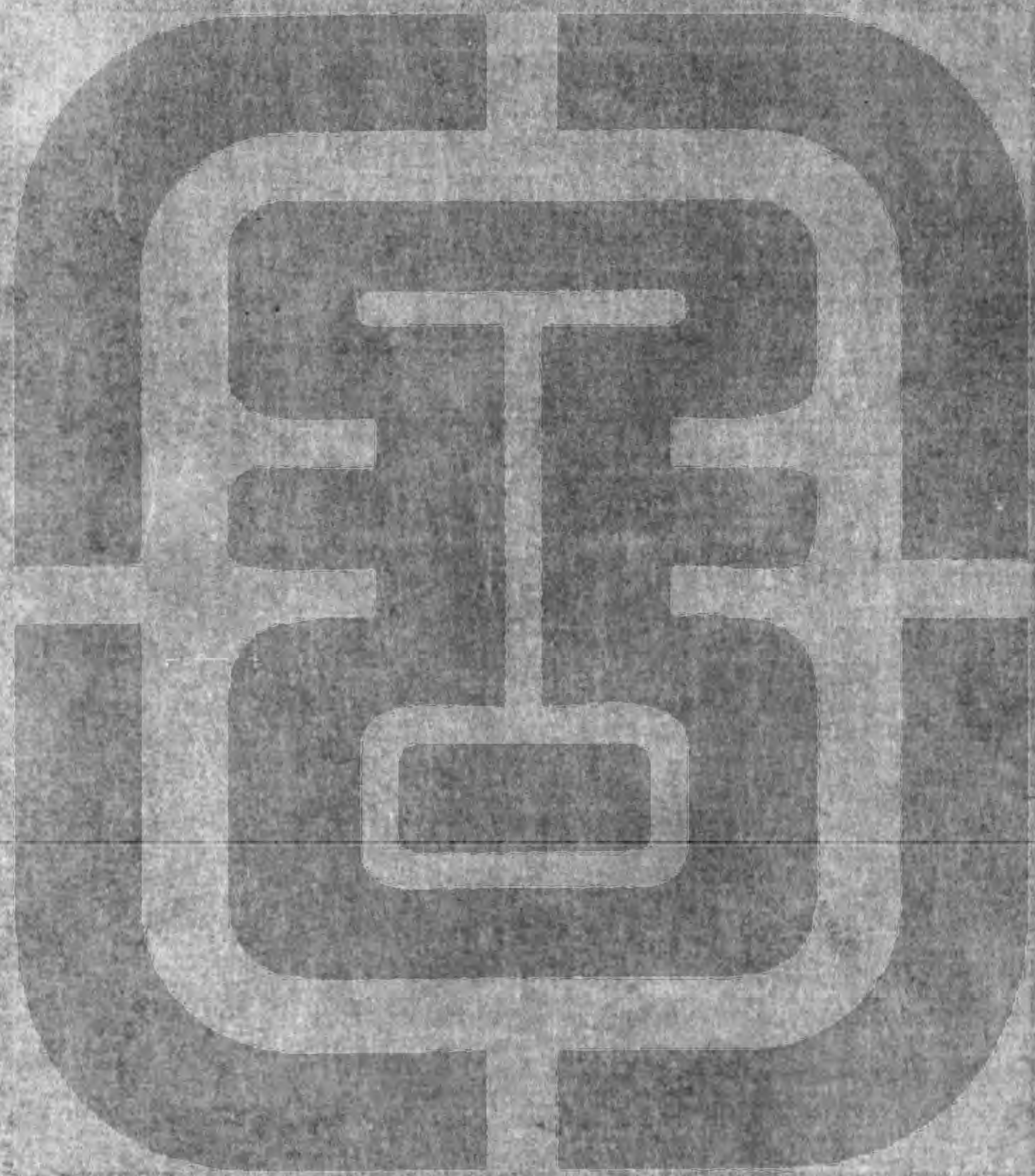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一

人事部二十二

美婦人下

莊子曰西施毛嬙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常謙辭毀
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敢聘者衛有
鰥夫失時冒娶之果國色

闕子曰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堯舜自窺於
世不恃其賢猶須才德況中庸而距諫嫫母自窺於井以
爲媚於西施桀紂自窺於世以爲賢於堯舜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則見者皆走
易以玄錫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顏皓齒形嬌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美者西
施陽文也許慎注曰陽文楚好女也

又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纂組奇綵抑黑質揚赤文纂組也如今之綬也沒湯禹之智不能逮也言不能及二國女之功也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入山求仙見谷上有石皆
紫色如雞子象取二枚見一美人被五綵象向之叩頭乞
長生女曰汝急送手中物還著故處汝未應取此象乃送
石還女授丹方一首

穆天子傳曰赤鳥之人獻二女于天子女聰女列赤鳥氏
美人之地也

劉向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
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玄瓊之舄下輦上殿

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簧

續列女傳曰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伍伯妻有
美色破石從求之伍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

襄陽耆舊記曰楚襄王遊雲夢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宋
玉曰昔先王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皦乎

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傾對曰我赤帝季女名曰瑤姬未
行而喪封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
膚柔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

禮焉長卿作美人賦以自刺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
也靈芸年十七容貌絕世時明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
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玉唾壺承淚

壺卽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
又曰蜀先主甘后沛人生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
極宮掖及后長體貌特異年十八玉質柔肥態媚容冶先
主置后白綃帳中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
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常稱玉人之所貴比德君子况爲
人形而不可說乎后與玉人潔白齊色觀者殆相亂惑嬖
者非唯嫉於后亦妬在玉人后欲毀之乃誠上曰昔子罕
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勿復
進也上乃徹玉人眾嬖皆退當時以甘后爲神智婦人
又曰吳王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
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曰神女敬而遠之有司陳於
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進
吳主主見喜以虎魄如意撫案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

感人況在懽樂乃納于後宮

又曰孫亮作綠瑠璃屏風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
姬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儷姬三名潔華四名洛寶
又曰周成王時有因祗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善
於工巧體貌輕潔被織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
其襟帶恐飄颻不能自止善織以五色絲引而結之則成
文錦

吳會分地記曰土城者勾踐時索美女欲以獻吳於羅山
得西施鄭旦作土城貯之使近道習見人令賢傅母教之
三年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王美人張氏色豔出家爲道乃自投
門樓雙股頓折口誦經顏色自若俄而死
鄴中記曰廣陵公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虎以爲

夫人

三國典略曰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有姿色騰納之請以邑號

又曰齊武成曾有疾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徐之才云此至虛所致即進湯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疾平帝王世紀曰紂以鬼侯爲三公鬼侯有女美而進之於紂悅之妲己乃泣而譖之紂怒鬼侯女遂殺之而醢鬼侯何集續帝王世紀曰張天錫疾篤闔薛二姬並有國色天錫謂曰吾死之後汝二人豈可更爲他妻皆曰尊若不諱請効死尊前誓無他志二人自殺天錫有瘳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

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

君居常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畫像向之嬉笑旁人瞻見之以白王王卽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悼惶聽許

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表尙府有婦女被髮垢面立紹妻後文帝問之荅曰是熙妻顧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遂納之

世說曰漢元帝官人旣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焉其中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爲甚醜終身不召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以昭君充行旣召見而嘆之

又曰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主始不知旣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

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梳頭髮籍地膚色玉曜

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以至今日若能見殺乃其本懷
主慙而退

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色善吹笛後在晉明
帝處帝患疾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帝曰卿請人誰欲得
之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地揚州表術登城見而遂
納焉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以貴人有志節但見時示憂
色必長見敬重馮氏如其言術益哀之諸婦因絞懸之廁
言自殺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葬之

方言曰娥嬴音盈好也秦曰娥言娥也宋謂之嬴言嬴也秦晉之
閒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閒謂之媼今關西人

亦呼好為媼或謂之姣言姣潔也音皎趙魏燕岱之閒曰姝音洙亦
媼莫交切或謂之姣言姣潔也音皎趙魏燕岱之閒曰姝音洙亦
耳或曰姝言姝容也音姝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故都曰妍秦舊都
今扶風

雍縣也晉舊都今太原晉陽縣也其俗通呼好為妍五千切

又曰鈔錯鈔媼洛天好也青徐海岱之閒曰鈔或謂媼今通

呼小姣潔喜好其通語也媼亡紅媼鳴豐也自關而西秦
晉之閒凡大貌謂之媼或謂之麗豐其通語也姝烏佳媼切

諾過窈途了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閒曰姝南楚之外曰媼言媼
媼也宋衛晉鄭之閒曰豔陳楚周南之閒曰窈自關而西

秦晉之閒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窈故吳有館姝之宮
秦有柒娥之臺柒音七秦晉之閒美貌謂之媼美狀為窈美

色為豔美心為窈奔僕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奔或
謂之僕突僕僕皆輕麗之貌也

竹書紀年曰桀伐岷山獻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女
刻其名于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
楚辭曰媼容脩態組洞房娥眉慢睨目騰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醜

又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燭明華容備

山海經曰丹山西即巫山也帝女居焉朱玉所謂我帝之
季女名曰瑤姬其閒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
為名也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回衣陳
巧笑瓊樹始製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號曰蟬鬢

栢譚新論曰或曰陳平為高帝解平城圍隱而不傳子能
知乎曰陳平說闕氏言漢有美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急
馳使歸迎欲進單于單于見必愛之則闕氏言之單于而
得免也

六韜曰紂囚文王於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宛懷條塗之

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於紂以免文王

何承天纂文云孚瑜美色也

服虔通俗文云容麗曰媠莫豹切形美曰媠湯火切容媚曰媠

烏活切南楚以好為娃烏佳切肥骨柔弱曰媠烏果切媠奴果切頰

妍美曰媠七府切媚容茂曰媠羊灼切

越絕書曰越王勾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

崔駰七依曰閭媠之子既麗且閑紫脣素齒雪白玉暉迴

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於阿谷浮屠忘其桑門彭祖飛

而溶集王喬忽而墮雲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皆古神女名也絕殊離

俗妖冶閑都覩粧刻飾

又美人賦曰臣之東隣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顏

盛色茂景曜光起離宮閑館寂寞重虛門閣晝掩曖若仙

居芳香郁烈繡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素質豔光辭不具載

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彩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掃漢見織女

陳思王洛神賦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輝秋菊華茂春松鬋髣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醲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鈿華弗御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權辭不具載

曹植扇賦曰情馳蕩而外得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阮籍清思賦曰靨白玉以爲面披丹霞以爲衣襲九英之

曜精佩瑤光以發輝

表宏夜酣賦曰開金扇坐瓊筵衛姬進鄭女前形窈窕以纖弱艷妖冶而清妍似春蘭之齊秀象明月之雙懸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王夢神女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見一婦人狀甚異撫心定氣復有所夢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乎若明月舒其光穠不短纖不長步裊裊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王曰如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夫何神人之妖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

又登徒子賦曰夫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

力平御覽 卷三十八 七
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
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又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
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
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爲行雲暮爲
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曰
其始出也暉兮若松栢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
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旌湫兮如風淒
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王粲神女賦曰髮似玄鑿鬢類刻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
朱顏熙曜擘若春華口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輔
奇牙

傅毅舞賦曰鄭女出進二八飾侍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

而橫波

劉楨魯都賦曰衆媛侍側鱗附盈房娥眉青眸顏若濡霜
含丹吮素巧笑妍詳插耀日之珍筭瑀明月之珠璫桂裾
紛袿振佩鳴璜

應瑒神女賦曰騰玄眸而瞰青陽離朱脣而耀雙輔紅顏
擘而和妍時調聲以笑語

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煙袖如迴雪翠若霆震瞥若電滅於
是粉黛施兮玉質粲朱簪挺兮緇髮亂

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顏皓齒綿視騰采靡膚膩
理天台二娥宮庭雙媛青桂晨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
或潛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辭不具載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
宋臙

古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
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

又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
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闈散晚香輕花
鬢邊墮微汗粉中光

梁徐悱妻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暉夜月方神女朝
霞喻洛妃

晉阮籍詩曰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鬢發朱顏雙眇
有光華

又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素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璜
又詩曰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玉珮婉孌有芬

芳

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嬌女皦白皙小字爲紈素口

齒自清歷髻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
掃跡

傅玄歌曰有女懷芬芳媿媿步東廂蛾眉雙翠羽明眸發
清光丹脣翳皓齒秀顏若珪璋巧笑露脣輔衆媚不可詳

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
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豈不知傾城國佳人難再得
陸機豔歌行曰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古樂府陌上

桑行日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
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枝爲籠鉤頭

上髮墮髻耳中明月珠
鮑昭堂上行日暉暉朱顏醜紛紛織女梭滿堂皆美女目

我對湘娥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曹植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閒桑條芬苒苒落
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納金釵頭上金雀釵腰佩翠
琅玕
日日出東海
日美曰麗
人曰麗
李長平趙曰北次育昔人曰
今始春對山城古手
請長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二

人事部二十三

醜丈夫
醜婦人

醜丈夫

釋名曰醜臭也如臭穢也

說文曰醜可惡也醜 醜
醜 醜
醜 醜

又曰丈十尺也從手而持十也

又曰夫從一大象人形也一象簪形冠而既簪人二十而

冠成人也故成人曰丈夫孔安國曰

尚書曰洪範六極五曰惡醜陋也

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注曰狂且

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

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又曰叔向適鄭驥蔑惡惡醜貌也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三年不言不笑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之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今夫子少不鵬言醜貌不發揚子若無言吾幾失子

又曰宋華元為植巡功植將城者曰睥其目睥其腹睥出腹大

廣雅曰化惟媿媿儻儻類頰頰嗚睢頰頰醜也化鼻之切惟火遺切

媿音倍儻音臺儻音蒲北反類差丈切頰丁可切嗚許為切睢音佳頰古來切頰音骨頰音欺

家語曰高柴字子羔長不滿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知名孔氏之門仕為郈宰。又曰耗士之人醜

史記曰秦相蔡澤醜頰頰鼻也

又曰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而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三百人從之設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漢書曰田蚡孝景帝皇后同母弟也辯有口學盤孟諸書為人貌寢而貴

又曰詔求能為韓詩者蔡義召見悅之擢為光祿大夫代楊敞為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僂偃常吏挾乃行

又曰張良貌若婦人

范曄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姿貌短陋而博學東觀漢記曰永平中徵承官為博士遷左中郎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官詔勅官自

整飾宮對曰夷狄炫名非識實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
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魏志曰管輅容貌醜無威儀言語不擇非類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年十七往荊州依劉表
表以粲貌寢而體通脫不甚重也

晉書曰孫秀尚河東公主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也
又曰左思貌醜而口訥

又曰張孟陽每出人惡之輒擲瓦礫盈車

王隱首書曰劉伶字伯倫長六尺貌甚醜悴常攜一壺酒
使人荷鍤自隨以爲死便埋也

孫嚴宋書曰相護之字彥宗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
而氣幹強果

又曰少帝幼而狷急輕脫嶮迅細形貌黃色長頸鳥喙嘶

聲舒

齊書曰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謂
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又曰蕭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瘞剛很專執
群小畏而憎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郭汜字子游上郡人也父士
爲縣卒隨巫而遇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

貴子可相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醜極
當時朴訥無慧後爲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

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
又前秦錄曰苻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

大而足短故軍稱爲大頭龍驤
又曰徐成純直亮素爲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六歲戲於路司隸徐統見而異焉而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戲不畏縛耶荅曰吏縛犯事者不縛小兒戲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為相貴異何也曰非爾等所知也

南史曰劉韞人材凡鄙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形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韞曰是我其庸底類如此耶
北史曰後魏廣陵侯衍弟欽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

唐書曰李輔國本名靜忠短小貌陋頗知書計高力士見之收在左右與諸奴為伍年四十餘矣為小宦掌廐中文帳後遷至封成國公也

又曰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調隋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駉驢世長再拜叫呼以手據地蹙頰敗面為駉驢之狀羣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又曰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縋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眾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

周史曰慕容彥超吐渾部人也父亮以彥超貴累贈至三公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面胡故謂之閻崑崙
莊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取火視之恐其似己也
又曰魯哀公問仲尼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丈夫之與處

者思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坐于其父之側其父惡其國曰吾國之人又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也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
孔叅子曰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爲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管穆容貌陋民不敬他荅曰夫見物在德且臣所稱其能也君不聞晏子乎長不滿六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崇焉以穆體形方之猶賢之遠矣王乃以管穆爲臨淄宰也

尺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天下猶獨賢之

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曰敦洽犖麋椎頰色如漆也

又曰列精子高德待於齊湣王所敬着布衣白縞冠會朝步堂下謂侍者曰我好醜何如侍者曰公豔出而窺井歎曰惡丈夫也人之阿齊王實不良而言良亦甚我之侍者也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歛頤折頰貌甚醜母欲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於人興我宗者必此兒遂育之

梁翼別傳曰子嗣爲河南尹嗣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司馬徽別傳曰劉綜欲候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司馬所在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卽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妄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

叩頭而謝之

續搜神記曰栢大司馬從南州來拜簡文帝陵問左右商涓形貌有人荅涓爲肥短黑色形甚醜公云吾見之亦如此意惡之還州遂病無幾而薨

謝綽宋拾遺記曰何尚之顏延年少年好爲嘲調二人並短小常謂顏公爲猴顏亦以何爲猴常共遊戲西池顏問路人云二人誰似猴路人指何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也束皙發蒙記曰醜男醜女鍾離春

世說曰王廣娶諸葛誕女人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令婦人比蹤英傑

崔駟博徒論曰博徒見農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茶面目驪黑手足胼胥膚如桑朴足如熊蹄蒲伏壟畝汗出調泥乃謂日子觸熱耕芸背上生鹽脛如燒椽皮如領革雖不能

穿行步狠跋脚戾脛酸謂子草木支體屈伸謂子禽獸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稟性不純

栢譚新論曰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翁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焉

風俗通曰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者行脩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問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

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會稽錄曰任奔字安和句章人也爲人貌寢無威儀
劉謚之庸郎賦曰其頭也則中解而上下銳額平而承枕
四起

繁欽三胡賦曰莎車之胡黃目深精圓耳狹頤康居之胡
焦頭折頰高輔陷面眼無黑眸頰無餘肉鬪賓之胡面象
炙蝟頂如持囊隈目赤皆洞頰印鼻

朱彥時黑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實惟彼玄土稟茲至緇色
內外皆相似卧如驪牛驥立如烏牛時忿如鸚鵡鬪樂似
鷓鴣喜

醜婦人

周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韓詩外傳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門肚肚辭以疾其友勸

之曰子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肚應曰其女醜
其友曰何謂也肚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
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讎今厚送子于醜故耳其友後問
女果醜目如擗杏齒如編蟹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力能
舉石臼擇而不嫁至年三十鴻聞而聘之

王隱晉書曰武帝爲太子納妃謀以不決上欲娶衛羗女
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
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
黑也

唐書曰張萬福典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
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揚州以爲質萬福獨不肯送謂
使者曰爲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意獨不

送

又曰中宗好與朝臣狎戲韋庶人微時有一乳母實蠻婢也既老且醜齒髮禿落制於後宮刻列花燭嫁為御史大夫竇懷貞妻俗謂乳母之聲曰阿遮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國遮欣然有自負之色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何往而不受哉
郭子曰許允婦是阮德如妹甚醜交禮竟許永無復入理相範勸之曰阮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即出提裙裾停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荅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

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重
劉向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為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此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嘉之
又曰齊宿瘤者東都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閔王宣項有王子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眾百姓無長少奔事來觀汝不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其宿瘤女曰中心何謂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女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王大慙曰寡人失之貞女一禮不備雖死

不從及歸遣使奉禮加金百鎰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
爲衣裳女曰變容更服恐不見識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
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及至諸夫人見者
皆大笑王曰未飾耳飾與不飾相去十百女曰飾與不飾
相去千萬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對曰昔者堯舜
桀紂俱爲天子堯舜安於節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後宮
衣不曳地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桀紂不自飾
仁義爲高臺榭深池澤後宮蹈綺縠弄珠玉身死國亡爲
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
千萬閔王大感立以爲后其月之間化行隣國諸侯朝之
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及女死燕遂屠齊
又曰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鍾離姓春名也其爲人極醜無
雙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頂上少髮折腰出胷皮

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售流奔莫遇於是乃
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乞一見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
聞大王之聖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謁者以聞
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王曰此天
下強顏女子也乃召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娶妃正皆
以備有列位者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于萬乘之主
有何異乎鍾離春曰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然何善曰
嘗善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不見王大驚立發隱書
而讀之久不能解明日復召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
殆哉如此者四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國西有橫
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
附春秋四十年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
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墜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層

黃金白玉琅玕翡翠萬人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行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繼晝女樂併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康國家之理此四殆也王闡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於是立壞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闢四門招進直言卜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齊國大安皆醜女之力也

習鑿齒襄陽記曰黃承產沔南名士也謂諸葛孔明曰君擇婦否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焉卽載送之時人爲笑樂鄉里爲之嗟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河外醜女

束皙發蒙記曰醜男醜篋醜女鍾離春

通俗文曰不媚曰媼音音可惡曰媼音音大醜曰媼音音呼交醜

稱曰媼烏在反

何承天纂文曰媼母醜人也

楚辭曰西施媿媿而不得見兮媼母勃屑而入侍

又曰珪璋雜於甑窰隴廉與孟陬同官舉世以爲常俗固

將愁苦而終窮

劉思真醜婦賦曰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媼母鹿頭獬猴面

椎額復出口折頰壓樓鼻兩眼頤一交如曰膚如老桑皮

耳如側兩手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鬢耳攀力齟牛善反

屑厯齒旁行偃僕又疥且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三
人事部二十四

壽老

說文曰老考也

釋名曰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
耄頭髮耄耄然也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
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或曰黃耆鬢髮變黃也考垢也
皮色曬悴恒如有垢也或曰胡考皮如雞胡也或曰凍黎
皮有斑黑如凍黎色也或曰兒齒大齒落盡更生細齒如
小兒齒也百年日期頤頤養也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
子期於盡養道也考朽也老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
周禮夏官司馬曰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是時鷹化
為鳩鳩與
春鳥變舊為新宜
以養老助生氣也

禮記曲禮上曰六十日者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

日耄百年日期頤鄭玄注曰耄昏忘也期要也頤養也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以婦人

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又檀弓上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

天乎子之無罪曾子怒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

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

又王制曰養耆老以致孝

又曰凡養耆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

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

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

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

煖矣

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七十不俟

朝大夫士之老八十月告存每月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

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

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西膠

又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矣

又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

與我九齡帝天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

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又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貴敬

長慈幼為其近於親也

太平御覽

又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老乎天下火矣次乎事親也。又曰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左傳隱公曰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又僖公上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又僖公下曰秦晉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

又襄公六曰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

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十九十者弗能久矣

又昭元年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

又曰齊侯田於菅蘆蒲嫫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

又昭公四曰楚靈王至乾溪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

子知擠于溝壑矣

尚書盤庚曰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又洪範曰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

又無逸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

樂之是從故其後亦無有能壽考

又呂刑曰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

亂荒忽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

論語里仁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子

日見其壽老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又微子曰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

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爾雅曰耆老也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欲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

艾

韓詩外傳曰楚丘先生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

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使我投石超距追車

赴馬逐麋鹿搏虎豹吾則老矣使我探計謀設精神決嫌

疑出正辭當諸侯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常君勃然汗

出至踵曰文過耳

又曰齊桓公見麥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公

曰美哉壽也

論語讖曰仲尼曰吾聞堯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

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持龜告帝

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

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玉包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為流

星上入昴

宋均注曰浮龍浮於水

周書曰文王在鄘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汝勤之我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信忠而志愛不爲驕役不爲秦靡拮柱而茅茨爲民愛費也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祖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可諾遂約車遣之見秦王秦遽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將兵行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而怒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及故哭耳

又曰蔡澤從唐舉相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

澤笑而謝去謂其御曰吾持梁齧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又王翦傳曰始皇問李信吾欲攻荆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壯勇其言是也王翦因謝病歸老於潁陽

又曰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受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又曰伏生者伏生名勝濟南人故秦博士也孝文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朝錯往受之

又曰武帝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輶傳從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又曰李少君以祠寵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漢書曰文帝元年詔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其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

三斤賜物及當廩鬻米者長史閱視丞尉致之

又曰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孝子郎事文帝

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對

又曰張蒼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百數曾孕子者不復幸

猶是百餘歲乃卒

又曰張安世宣帝下詔曰安世守職秉義以安宗廟著節

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又曰石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

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酒復

予諸侍者子孫咸孝然建特為甚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

不聰非能復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汚朝之臣也乞骸及

身生歸鄉里死無恨矣

續漢書曰仲秋之月縣皆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咽之鳥欲老人不咽所以愛民也是月也祠老人星於國南遠郊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又曰閔仲叔客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興令出勅市吏後賈輒得叔恠問其子道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魏志曰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豫尅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

晉清曰華表太始中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以表漬貞履素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聽如所上祿賜與卿同

又曰劉寔字子真少貧賣牛衣好學歷吏部尚書封脩陽子懷帝復授太尉辭以老九十一薨
又曰祖逖進鎮雍丘略定河外躬自勸督農桑剋已施下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
又曰周訪少時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日二君皆位

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土壽周下壽優劣在年耳
齊書曰虞玩之字茂瑤年老有疾請退表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即驅馳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書曰畢衆敬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臨還獻其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綾百疋文明太后與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酒饌車一乘馬三疋綰二百疋勞遣之

又曰羅結代人世祖初爲散騎常侍遷侍中摠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懇甚見信待詔聽歸老太寧中賜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在

又曰刀雍以耆年特見優禮錫以几杖杖履上殿因致珍羞焉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

後卒於洛州刺史

又曰尉元許致仕詣關謝老引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以玄冠素服又詔充三老給上公之祿

唐書曰太宗將伐遼東召李靖人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籍天威薄展微効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帝愍其羸老不許
又曰嚴綬材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爲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睹爲將相者凡九人其貴壽如此
周史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爲兒童効倣傳呼之聲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奔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

目前矣及愿長事父母以孝稱後爲兵部郎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矣
醫子曰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嘻考矣醫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則老笑使臣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爲師
莊子曰盜跖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又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太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抱朴子內篇曰余亡祖鴻臚少卿時嘗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壽老或出百年或八九十徙去生子孫轉多夭折人有居其故宅復累世壽由此覺是宅所爲疑其井

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水漸滲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况乃持丹砂而服之乎

六韜曰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文王壽九十七而沒

國語曰齊宣王出遊路見閭丘先生長老十三人謁齊王王賜之田衆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又賜無役諸老復拜閭丘先生又不拜宣王疑而問之對曰來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賜臣貴王曰天命有長短非寡人所制無所壽先生倉粟雖盈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曰所望願王選良吏臣可少得壽焉使人以時役無煩苛此臣所以得富焉使少者敬長者長者敬老者此臣所以得其貴也王賜臣田田不

租倉廩虛賜臣無役則官無所使非所望也王曰賜先生
爲相可乎先生曰臣得三願足矣安用爲相
又曰乎奇年八十齊君任爲東阿旣行而君悔焉使人追
之囑使者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未至東阿使者反之
齊君問故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
智少者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又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儆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
耄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夕以儆我聞一二之言必誦納
之以訓道我

漢武故事曰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髭鬚皓白衣服不完
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
也文帝時爲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
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

其言拜爲會稽都尉

新序曰孔子見宋榮啓期年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樂孔
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啓期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
以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
樂也人生命有殤夭吾年九十餘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
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守終何不樂乎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革王子露居二子出遊老人
戴畚從而乞食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又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暮
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
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
善哉善哉

申鑒曰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

新論曰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見樂家書記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何能服食而至此耶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哀之教使鼓琴日講習以爲常事臣不能道引無所服餌也譚以爲少盲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乃詣門門者見其垂白不進入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床席燔白和之香進碧玉之凡執弟子禮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及郎中雷被譖安安與八公昇天所踐石皆陷今人馬之跡在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昔老聃當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虎豹或乘鴻鵠衣毛羽之服眉覆於目耳垂至肩兩眸子皆黑方面玉潔手握

青筠之杖出入于日室之中與老子談天文之數迹異記曰尹雄年九十頭生角角半寸

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先落松柏之質逢霜而弥盛應璩詩曰昔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置辭室內嫗龕醜中叟前置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置辭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四

人事部二十五

幼智上

說文曰幼小也

釋名曰兒始能行曰孺子孺弱也十五日童故禮有陽童
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山無草木亦曰童言未巾冠似之也
左傳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
老皆賀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
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且
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
入而賀何後之有

又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又成公下曰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殺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

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恭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少而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

戰國策曰文信侯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叱甘羅羅曰夫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年十

二君其試焉奚遽言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又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其母曰汝朝出而晚還則吾

倚門而望汝暮出不還則吾倚廬而望汝汝事王王出走不知其處汝尚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殺王欲與我誅者祖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史記曰項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

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其肯

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稱於郡中河南

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之乃言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又曰翟方進汝南上蔡人年十三失父給事太守府為小吏號遲鈍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辱方進自傷乃詣京師受

經學

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續漢書曰黃琬字子琰江夏人少失父母而辯惠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言應詔後深奇愛之時司空盛元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到府元發書視畢微戲琬曰

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又曰應奉字世叔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又曰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父爲縣吏得罪令收將殺之恢時年十一常于府寺門晝夜號泣令聞卽解出父

又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常閑處一室而庭

字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

若訥而沉敏兄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又曰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爲章句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又曰丁鴻年十三從栢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

又曰張堪字君遊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才美而高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八十四

三

京師號曰聖童

又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止亦遊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及漢兵起卽策杖北渡追及上於鄴

又曰承宮琅琊姑蘇人少孤年八歲爲人牧猪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因奔其猪而聽經猪主恠其不還來索見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

又曰魯恭父建武初爲甘陵太守卒官時年十二弟平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歸服喪禮過成人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

海濱其俗舊多珍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背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邀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又曰和熹鄧后年五歲太夫人爲斷髮夫人年耆日冥并中后額雖痛忍而不言左右恠問之后言曰難傷老人意故忍之

又曰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京師號曰日下無雙江夏黃香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四喪父業富於財僮僕使人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之不失其理好樂學問幼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六爲黃門郎漢雜事曰陳寔字仲弓漢末太史家瞻星有德星見當有

英才賢德同遊者書下諸郡縣問穎川郡上事其日有陳
太丘父子四人俱共會社小兒季方御大兒元方從抱孫
子長文此是也

魏氏春秋曰表氏之敗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
姐已賜周公太祖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爾融
被收二子年八歲時方奔棊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
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

魏志曰鍾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
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曰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
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

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自爲童戲弄常設部伍祖
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

又曰楊俊同郡王象少孤時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

羊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卽贖象着家娉娶立
屋然後與別

又曰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年七歲戲講堂上穎川司
馬德操撫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縣人年九歲人有稱其父字
者朗曰慢人者不敬其親客謝之十二試爲童子郎

又曰王粲爲中郎蔡邕見而奇之時邕顯著貴重朝廷常
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及至年旣幼弱
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
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又曰陳群字長文穎川許昌人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
盛名羣爲兒時寔常奇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曰伯

先在不汝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

又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年十餘歲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討使領虎豹騎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四歲求師就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

吳書曰虞翻少好學有才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草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異之

又曰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卻曰先生銜命將以禪補先王之教齊風俗也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

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來未有幼童若此者

又曰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術出橘與績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蜀志曰諸葛亮子瞻字思遠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惠可愛嫌其早成不為重器耳

晉書曰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闕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

又曰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貧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

又曰中宗太子紹幼而聰哲年數歲嘗置中宗膝上會長安使來中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荅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耳中宗異之明日會群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又曰王舒字允之摠角時嘗從從伯敦敦與錢鳳謀逆而允之時飲酒帳中卧悉聞其言慮敦疑之便於卧處吐涕狼藉敦果疑遣看之見吐唾以爲醉

又曰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幼有至性八歲風神夙悟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曰座無尼父焉識顏回賓客莫不歎異年十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吊之尚號哭極哀旣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

又曰韓康伯早孤家貧年數歲母爲作襦予令康伯捉熨母謂曰且着尋爲汝作袴康伯曰已足不復煩母問其故荅曰如火在熨斗中而柄亦熱今旣着襦亦當暖也母異之

王隱晉書曰王儉字元衡內史下邳陳邵擅名徐州邵聞儉年十四善屬文請作祝文邵謂郡客曰此生爲文有可觀採命爲督郵主簿邵遷給事儉每爲定表

晉中興書曰謝安字安石年四歲相彞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摠角神識深敏氣字條暢丞相王導知之由是著名

又曰范宣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好學手不釋卷博覽衆書善三禮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四
又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
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搃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
作鄭玄碑又爲文手自刻字文旣綺藻器亦妙絕時人莫
不驚歎知其深敏

宋書曰劉秀之字道寶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
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無不顛怖驚呼秀之獨不
動衆並異焉

又曰王僧達幼聰敏父弘爲州縣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
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入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
僧達爲申理闇誦不失一句

又曰徐湛之幼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
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又曰蔡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廊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

興宗爲之名興宗爲之字

齊書曰王慈字伯寶琅耶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八歲外
祖宋江夏王義恭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唯取素琴石硯義
恭善之

又曰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
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表顯見而奇之顯嘗來昭所昭讀
書自若神色不改顯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

又曰顧協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武
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正欲枕石漱
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

又曰顧歡年六七歲父使驅田中雀遂作黃雀賦而歸雀
食稻過半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

梁史曰沉璞字道真童孺神意閑審武帝召見奇璞應對

日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
陳書曰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
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
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謂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
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辛攀字懷遠年七歲隨父爽
在京師北地程曉爽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駢犢孺子
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衆賓大奇異之
又後趙錄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父聰以牛醫爲業光幼
好學有文才年十三嘉平中王陽攻頓丘掠之令主秣馬
光但書柱爲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啼呼終夜不止
左右以白陽陽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陽奇之
又夏錄曰吐谷渾拾寅者虔國之弟也年數歲猶大啼哭

母氏念憂其不惠父樹洛干曰此兒吾家驪肩馴駒伯樂
尚不能目之而況庸人哉終成吾門戶者必在此子年六
七歲而器識不恒或謂之神童

後魏書曰裴駿字神駒河東聞喜人幼而聰惠親表異之
稱爲神駒因以爲字駿從弟子安祖少而聽惠年八九歲
就師講誦詩至鹿鳴篇語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
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

又曰任城王澄之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
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
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江
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三國典略曰趙隱字彥深年五歲母傅便孀居傅謂之日
家貧兒小何以能濟隱泣而言曰若天矜兒大當仰報年

十歲司徒崔光奇之謂賓客曰古人云觀眸子足以知之此兒必當遠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五
人事部二十六

幼智下

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隋內史令德林子也為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為之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叡馬元熙嘗造德林譙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耶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杜預注云邠國在瑯琊開陽又等大驚異之
又曰褚亮字希明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商榷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詞人在坐莫不推善

又曰陳叔達陳宣常子年十餘歲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
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則對主問而各景對題
又曰劉仁軌尉氏人也幼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
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由是博涉文史
又曰權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爲
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集十卷名聲日大
又曰蔣乂字德源史官吳兢外孫以外舍富墳史幼便記
覽不倦七歲時誦瘦信哀江南賦數遍而成誦在口以聰
悟強力聞於親黨間

又曰高郢子定幼聰警絕倫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
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日用命賞
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日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

爲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一兒曰我以爲日出時遠
而日中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中才如盤盂此不
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中
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
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尸子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
服師曠

魯連子曰齊之辯士田巴辯於狙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
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
弟子曰魯連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
可乎徐劫言之巴曰余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駒也願得侍
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連得見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
堂燕人在邈國亡在且暮先生將柰何田巴曰無柰何魯

連曰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無貴學士矣今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刼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騶裏也豈特千里哉孔叢子曰孟子居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居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居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

又曰子和爲臨晉令寢疾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旣除喪有

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坂令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以車二乘辭曰載柩而反則違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爲得願子無疑荅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隣宗族焉父獨留此不已劇乎吾其定矣遂還其居於是甘貧研精墳典十餘年閉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可不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郝得成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爲設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此實君家菓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小山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

李固別傳曰固被誅弟子汝南郭亮始成童遊學洛下乃

九平御覽 卷三百八十七 三
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喪不去太后聞而誅之

孔融別傳曰孔文舉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由此宗族奇之

又曰融十歲隨父詣京師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慕之欲往觀其爲人遂造公門謂門者曰我是公通家子孫也門者白之公曰高明父祖嘗與孤遊乎跪而應曰先君孔子

與明公先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世通家坐衆數十人莫不歎息咸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

後至曰人小不了了大或未能佳少府尋聲荅曰君子之幼

時豈當惠乎李公撫拊大笑顧少府曰高明長大必爲偉

器范曄後漢書云諱李膺也

何晏別傳曰晏時小養魏宮七八歲便慧心天悟衆無愚

智莫不貴異之魏武帝讀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散所疑無不冰釋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

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一則願其不孤二則

美其得學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童子苟有志我徒

相教不求費也於是遂就書一歲之間誦孝經論語

管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

夜不肯寐自言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比鄰兒

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荅言說事語

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父爲瑯琊頓丘長時年十五

來在官舍始讀論語及易便開源布華辭義斐然于時鬻

上諸生四百餘人皆伏其才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

聞輅一鬻之僦欲見之父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輅

既年少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與言子春大喜便酌酒獨使飲之子春日吾自欲與輅旗鼓相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乎陰陽子春及衆士卒共攻劫論難風起而輅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得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語正似司馬子遊獵之賊何其礫硤雄壯英神秀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於是發聲徐州號曰神童

傳宣別傳曰宣字世和北地泥陽人年十三而著河橋賦有文義

傳嘏別傳曰嘏字昭先年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群言無不綜覽

何禎別傳曰禎廬江潛人父他字文奇有雋才早卒禎在

孕而孤生遇荒亂歸依舅氏齡亂乃追行喪哀泣合禮鄉邑稱焉十餘歲耽志博覽精羣籍名馳淮泗

杜祭酒別傳曰君在孫抱之中異於凡童舉宗奇之年六七歲在縣北郭與小兒輩爲竹馬戲有車行老公停車視之歎曰此奇相吾恨不見

徐邈別傳曰君諱邈字仙民東莞人岐嶷明慧聰悟七歲涉學詩賦成章

趙至別傳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流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三與母共道傍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家也世亂流離遂爲士作耳後能至此不至荅曰可耳便求就師讀書早起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其故荅曰自傷不能致榮使老父不免勤苦師大異之稱爲其當爲奇器

傅暢自敘曰暢字洪迎年四歲散騎常侍扶風曾叔虎以

德量喜與余戲常解衣褶被其背脫余金環與侍者謂余當悵惜之而經數日不索遂於此見名言論甚重

孝子傳曰華光字榮祖鼓城人年七歲欲見父像求畫其父形像朝夕拜謁母有病輒呼天禱祠母即瘳愈每得珍甘置父像前

劉向別傳曰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明慧雄卒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

列女傳曰孔融被誅初女七歲男九歲以其幼弱得寄他舍主人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渴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豈非至願延頸就刑顏色不變

文士傳曰張惇字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試之曰爲吾賦一物然後坐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據大欣悅又曰栢麟字元鳳沛國龍亢人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麟精敏年十三四在坐焉有宿客爲詩曰甘羅十二揚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栢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麟卽應聲荅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卓彼揚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侔年仰慙二子俯媿過言又曰劉栢字公幹少以才學知名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論及篇賦數萬言警悟辯捷所問應聲而荅當其辭氣鋒烈莫有折者

又曰阮瑀少有雋才應機捷麗就蔡邕學邕歎曰童子奇才則則無雙

又曰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幼聰達年十餘歲便能誦詩書讀莊老善通其意

又曰杜育童孺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一時稱爲舞陽杜孔子

三輔決錄曰張既字德容爲兒童郡功曹游舫察異之舫先歸勅家設賓饌及既至舫妻笑曰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於客哉舫曰方伯之器也舫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

海內先賢傳曰童于汝南謝廣河南趙建年十二通經詔以爲二童應召而皆拜郎中

汝南先賢傳曰郭亮童幼之年則有尚義之心年十四始

欲出學聞潁川杜周甫精饜于長杜亮造門而師學焉朝受其業夕已精講動聲則宮商清暢推義則尋理釋結周甫奇而偉之

又曰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嘗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表闔所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闔曰君見叔度耶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長安人始嬰孩時已有奇異至年十三曹公聞之欲拜識既見即以女妻之不疑不受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異而奇之

廣州先賢傳曰董正字伯和南海人少有令姿貧寒不戚耽意術籍志在規俗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

會稽先賢傳曰淳于長通年十七說宓氏易經貫洞內事
萬言兼春秋鄉黨稱曰聖童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知禮
義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
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伯饒

會稽典錄曰王充字仲任爲兒童戲遊不好狎侮父誦奇
之七歲教書數

又曰餘姚伍賤字士微父爲倉監失去官穀薄領罪至於
死賤爲執竿檢校相當由是見異號爲神童

江氏家傳曰江蕤字世林年十一始知樗蒲數以爲遊祖
母費爲說往事有以博弈破業廢身者於是即弃五木終
身不以爲戲

荀氏家傳曰昴字公魯年十二能通春秋屬文從外祖鍾

繇甚奇之常稱此兒當繼司空

又曰荀淑子爽字慈明一名諲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
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
慶吊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華陽國志曰童子李餘涪人兄夷殺人亡命母慎當死餘
年十三詣吏代母死吏以餘年小不許因自刎死吏以白
令令哀傷言郡郡上書出慎太守與令以家財葬餘圖畫
府庭

涼州記曰武王呂光字世明以石氏建武四年生夜有光
輝舉舍異之因名曰光年十歲與諸兄弟於里巷鬪軍戲
群童咸推爲主割土處中部分行伍鄉黨皆稱之不謂平
世說曰崔駰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
門曰雖無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入我里問令見之問駰

日必見所書召瑗使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又曰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
極當明矣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又曰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父眠小者牀頭
盜酒飲之大兒謂曰酒以行禮何以不拜荅曰偷酒那得
復行禮

又曰夏侯稱字義權自孺子時好合聚童兒爲之渠帥戲
必爲軍旅戰陣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父淵
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
人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稱驅馬逐之一箭而倒名聞
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
氣凌一座辨士不能荅世之高尚者從之遊弟榮字幼權
幼聰年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日輒識文帝聞而請

焉賓客百餘人人奏一刺悉書其鄉邑姓世所謂爵里刺
也示之一過而使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
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劔
戰遂歿

又曰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其第二兒齊莊俱行庾
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謂曰君亦復來耶
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子邁

又曰何晏年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帝奇愛以晏母在宮內
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曰何氏之廬
又曰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二三魏文常聞之語父繇曰可
令卿二子來於是命見毓面有汗文帝問曰卿面何以獨
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不汗對曰戰
戰慄慄汗不得出

又曰王戎七歲常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有李樹子壓枝折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去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子多苦李也取之信然

又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摠角詣鍾士季客問鍾向二童是誰鍾曰裴指清通王戎簡要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孫策年十四詣表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表曰劉豫州何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行殆不復前矣

又曰劉道真年十六在門前弄塵垂鼻至胷洛下年少乘車從門過曰年少甚地垆劉便隨車問為惡為善爾劉曰令君翁亦地垆母亦地垆上呼回反下徒回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六

人事部二十七

釋名曰健建也能有所建為也○左傳莊公曰宋萬弑閔

公子蒙澤曹師伐之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

而至陳車非兵車也駕人曰輦宋去宋人請南宮長萬於

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又曰初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墻外與之戲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按其屋之樞反覆門上

桑本焉以徇齊壘

又成公下曰晉楚交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

乃止

又襄公二曰晉荀偃士丐請伐偃陽偃陽人啓門諸侯之

士門焉

見門開

懸門發鄴人紇挾之以出門者

紇鄴邑大夫仲尼父

叔梁紇

也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

狄虎彌魯人蒙覆也

櫓也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力如虎者也主人懸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縣

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又哀公下曰楚白公作亂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

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

死

以効其多力豫章大木

史記曰秦王有力好戲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

說舉龍文赤鼎絕臙而死

又曰范雎說秦昭王曰烏獲任鄙之力成荆孟賁慶忌夏

育之勇

又曰張良常學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

十斤秦皇東遊良與客俱擊秦皇博浪沙中悞中副車秦

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張良乃更姓名亡匿於下邳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沛公與張良在坐樊噲聞事急乃拔

楯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羽見之問為誰

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

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

酒也

又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

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常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

又曰淮南王長力能扛鼎廣陵王肯空手搏熊羆
又曰上官桀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
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才力遷未央廡
令
又曰彭城王昱身長八尺七寸驍幹過人能手舉殿梁超
過平陽門
楚漢春秋曰項梁嘗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
東觀漢記曰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
聞
又曰陰興字君陵爲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疾風
暴雨屏翳左右泥塗隘狹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至膝
又曰祭彤字次孫力貫弓三百斤入爲太僕從至魯帝指
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太陳留人延生時有物如疋練
直昇天占者以爲吉長八尺六寸力能扛鼎
又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畧大十圍容兒雄毅勇力
絕人漢末聚宗族堅壁以禦寇賊賊攻壁褚令男女聚石
如蓋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碎以牛與賊易食牛奔還褚
一手逆曳牛尾行百步賊遂不敢取牛褚後事太祖以力
如虎而癡號曰癡虎
又曰典韋陳留人形貌魁梧膂力過人
又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
騎都尉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
英雄記曰表紹父成字文開名壯健貴戚權豪自大將軍
梁翼以下皆與交結恩好言無不從故京師諺曰事不諧

九平御覽
卷之百八十一
三

詣文開
江表傳曰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常置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輒掣米囊以量太祖輕重許褚瞋目瞪眄超王切曰聞君有健將虎侯那在太祖指褚超乃止太祖尋知之歎息良久曰幾為狡虜所欺

王隱晉書曰吳彥字士則吳郡人有文武材幹長八尺餘膂力如虎

晉中興書曰庾闡父東以勇力聞世祖時西域遣一使胡趨趨音勇果自謂無敵晉人不敢與校世祖募求勇敢之士唯東應選遂擄殺胡勇聞殊俗

晉今日選三部司馬皆限力舉千二百斤以上前驅司馬取便大戟由基司馬取能挽一石七斗以上弓

沈約宋書曰丁旼驍勇有氣力時人爲之語曰勿跋扈付

下旼

蕭子顯齊書曰張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州刺史部伍泊河口敬兒乘舫艦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泗走餘二小吏沒輪下呼叫官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又曰東昏侯有膂力能擔白虎幢自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衆寶逞諸意態

崔鴻十六國春秋秦錄曰姚興將軍王奚仲驍悍有膂力去其弓稍持短兵出堡與赫連勃勃力戰衆多傷勃勃乃羈縻圍之斷其水路堡民執奚仲出降勃勃謂奚仲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
又前趙錄曰郭默字玄雄河內懷人世以屠沽爲業默壯

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墜特人咸異之曰此兒必興郭氏
河內陸允世之豪民望見以女妻之

又曰陳安字虎侯家世農民安少慷慨曰大丈夫當乘軒
杖節安能久執犁鋤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筆讀魏書見
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憑結司馬賓驍

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奔及馳馬

又前秦錄曰張蚝

音刺

本姓弓上黨泫氏人也

字

沘

膂力過

人能卻曳牛走張平愛而子之姪於平妾知而責之蚝慙
割陰以自誓遂爲關人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爲名將所
在有殊功稱鄧羌張蚝萬人敵也

又後趙錄曰張彌字巨秦汲郡人晉永嘉中與梁巨戍武
德城石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
以殺也曰有何健事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聲督

鳴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能爾正是
奇健乃赦之

趙書曰汲桑清河貝丘人年二十餘力扛百鈞呼聞數里
時人服之

又曰劉靈陽平人年二十餘常斷役於縣力制奔牛走及
馳馬

後魏書曰孝文帝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髀骨
又曰元淑字買仁有膂力彎弓三百斤善騎射

又曰陳留王虔姿氣魁傑膂力絕人每以常矛短乃大作
之猶患其輕後綴鋼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
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虔常臨陣以稍刺人遂貫胷
高舉以示於衆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騎馬僞退敵人爭
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其二人搯稍之徒亡魄

奔散徐乃命人取稍而反每從征伐乃率偏將先登陷陣
勇冠當時

又曰衛王儀長七尺五寸容兒甚偉美鬚髯有竿略少能
舞劍騎射膂力過人弓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見稱異時
人云衛王弓和玉稍也

又曰韓茂字元興嘗從太宗征丁零時大風旂皆偃仆
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訝其膂力

又曰伊馥代人也善射多力曳牛卻行

三國典略曰周賀若敦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圍人不
齊獸多越逸太祖大怒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
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奔馬步逐山半擊之而下太祖大
悅

周書曰韓雄河東垣人也少敢勇魁岸膂力絕人工騎射

有將帥才略

又曰竇熾字光成性寬明有偉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十
善騎射膂力過人

隋書曰魚俱羅馮翊下邳人也身長八尺膂氣雄壯言聞
數百步。墨子曰紂有勇力之人生捕兕虎指畫殺人

晏子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勝之衰也有費仲惡來
足走千里手制兕虎。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

列子曰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周宣王備禮聘之公儀伯至
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曰汝之力何以對曰臣之力能折

春蠶之股勝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分犀兕之
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公儀伯曰臣之師有南丘子者

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弗知未嘗用其力故也
又曰魏黑卯殺丘邴章邴章之子來丹謀復仇丹氣甚猛

形甚露計粒而食從風而趨誓手劒以屠黑卯黑卯悍志
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
鏃鏑摧屈而體無痕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鷓也
孟子曰有馮婦善搏虎
尸子曰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獺音獺右搏雕虎唯象未與
吾試願爲牛與象鬪以自試
又曰飛廉惡來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也
孔叢子曰孔鮒謂陳玉曰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
過人骨騰肉飛
淮南子曰孔子勇服孟諸足蹠狡兔不以力聞
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五百石
重沙二十四人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懷木食之多力

穆天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七萃之士曰高奔戎生捕以

獻天子乃命爲榷而畜之東虞是曰虎牢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招舉也淮南子同也

又曰趙氏中山之多力者曰吾兵衣鐵甲操鐵杖以戰所
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春秋外傳曰少室爲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不勝
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爲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蜀王本紀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獻女五人蜀王遣五丁
迎女還梓潼見大蛇入山穴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
蛇山乃崩

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
氣聲嚮動於天
王充論衡曰語稱紂力能索鐵伸鈎撫梁易柱言其多力

也

風俗通曰穎川張欽字孟孝吳楚反與亞夫常為前鋒陷

陣潰圍傍人觀曰壯哉此君欽聞自矜遂死軍

方言曰蹶膂力也東齊曰踞宋魯曰膂膂力也郭璞曰律蹶多力兒

通俗文曰強健曰駮音翅

曹肇別傳曰肇之弟纂字德思力舉千鈞明帝寵之寢止

恒同嘗與戲賭衣物有所獲輒入御帳取而出之

石虎別傳曰虎字季龍勒從弟年十七八身長七尺五寸

好弓馬射獵迅健有勇力同時等類多畏憚之

異苑曰荊州上明浦常有蛟殺人死者不脫歲昇平中鄧

遐為太守素勇健入水覓蛟曳出斬之至今不復有患

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有勇力背負千二百斤沙

西京雜記曰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任豫益州記曰元帝為丞相有力士鍾齊本吳人百斛米分為三擔擔從渚入市五六里

世說曰周處年少時凶強使氣為鄉里所患時義興水中

有蛟山中有虎並皆犯暴百姓議與人為三橫而處尤劇

或說處使殺蛟虎遂入擊蛟或沒或出行數十里經三日

夜鄉里皆謂死更相慶處竟殺蛟而出始知為人情所患

處遂自改勵終為忠臣孝子

楚辭曰竟兮來歸無上天一夫九首拔木九千言有一丈夫身有九

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能拔本九千也

張衡西京賦曰鳥獲扛鼎都盧尋橦

羸

說文曰羸痿也

釋名曰羸累也恒累於人也

東觀漢記曰和喜太后遭新野君喪悲傷思慕骨立不能自勝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表從武常借書上送一車書與謐謐羸病手不釋書歷觀今古無不皆綜

又曰尚書令傅勗久羸瘦上令太官給乳酪

吳越春秋曰子胥與要離見於吳王要離對曰臣吳國之東阡陌人細微無力迎風則偃背風則仆大王有命臣不敢盡死

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吳王之友曰要離謂王曰臣請殺之吳王曰汝拔劍不能舉臂上車不能登足汝能殺之要離曰請必能吳王曰諾世說曰何晏字平叔體弱不勝重服

又曰李欽是茂曾弟六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宦居住臨海常往兄侍中幕下既有高名王丞相辟爲公府掾欽得板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又曰丞相見衛洗馬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猶若不堪羅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七

人事部二十八

黑子

汗

唾

洩淚

噫

黑子

漢書曰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又賈誼傳曰今淮陽之北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

范曄後漢書曰黃昌字聖真遷蜀郡太守昌初為州書佐其婦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民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云本會稽黃昌妻也嘗為賊所掠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至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泣還為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八十七 夫婦

楚國先賢傳曰來陽顧紹字伯蕃年十八爲郡門下幹迎太守許荆視荆蹠下而笑荆怒問之紹曰見明府蹠下有黑子紹足亦有之欣而故笑

汗

說文曰汗身液也

釋名曰汗淠也出其衣淠淠燃

易渙卦曰渙汗其大號

史記曰蘇秦說齊王曰臨淄舉袂成帷揮汗成雨

東觀漢記曰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令人面熱汗出其賜堪家雜繒百疋以表廉吏

獻帝傳曰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扶之曹操顧左右汗流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江表傳曰孫權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汗出

魏志曰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

王隱晉書曰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侍中石苞朝出表問國家何如苞曰武帝更生也表聞汗出沾背

晉書曰大司馬桓溫來朝頓止新亭召侍中王坦之吏郡尚書謝安石將害之坦之恐將欲出奔謝安止之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君何所逃既見溫坦之前大懼蒼惶倒執手板汗流沾衣安石後至從容高視良久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不能不爾遂却兵歡語移日而罷

續晉陽秋曰相玄嘗詣會稽王道子道子已醉封玄張眼
 屬四坐云相温作賊玄見此辭勢難測伏席流汗長史謝
 重斂板正色曰故大司馬公廢昏立明功全社稷風塵之
 論宜絕聖聽
 唐書曰張又新等搆李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
 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補闕在齋內與
 相公談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臣曰端溪之事又新
 不敢多讓入皆辟易憚之

淮南子曰今夫徭者揭鑿鍾負籠土徭役也籠受土籠也鹽汗交流

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汗

風俗通曰傳曰后稷觸冬墾田流汗而種田不生者人力
 非不至天時不與

世說曰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召見問

毓曰卿何汗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不汗對
 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又曰相公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欲除之簡文手荅書云
 所不忍言况過於言相又重表簡文復手荅云若使晉祚
 靈長明公便應奉行此詔若大運去矣請避賢路相公讀
 詔手戰汗流於此而止

語林曰何晏美姿容明帝見之謂其傅粉賜之湯餅晏食
 之汗出流面以巾拭之色轉皎然

揚雄長楊賦曰高祖鞮鞞生蟣蝨甲冑被沾汗

左思齊都賦序曰連衽曰有雲覆之陰揮汗有雨洒之濡

又吳都賦曰流汗霏霖則中達泥濘

司馬遷書曰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皆沾衣

唾

說文曰唾口液也

左傳文下曰晉文公獲秦三帥文嬴請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斃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冠雉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史記曰孟嘗既廢而復用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文一日廢皆背文而莫顧文者如復見面文必唾面

戰國策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沈約宋書曰僕射謝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清麗每唾左古人衣事畢即聽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趙書曰石虎娉崔氏爲夫人無寵所愛鄭夫人有百日女

病謂崔誤與藥以告後石虎作威問之崔言外舍見小子以少唾其容作實非藥也後石乃射之一箭通中而死秦記曰符朗渡江嘗與朝士宴集時賢並机蓐壺席朗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就唾而舍出坐者爲不及之遠矣

呂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七日賓甲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練布之衣素履黑劔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決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每朝立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刎

又曰伍員出奔過鄭問許公許公東向唾員知所歸矣乃奔吳

莊子曰蛇謂虵曰子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彭祖壽年八百歲，猶恨唾遠。

風俗通曰：彭祖壽年八百歲，猶恨唾遠。

周生列子曰：人君其尊重矣。音聲振於金玉，咳唾甘於醴。

泉三日不幹，而自乾。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曰：始天下兵起，吾謂其唾掌可決。

樊英別傳曰：樊英既見陳畢，西南向唾。天子問其故，對曰：

成都今日失火，後蜀郡太守止火災，言時雲雨從東北來。

故火不為害。

列仙傳曰：丁次卿欲還峨眉山，語主人丁氏云：當相為作

漆以覆十枚，盛水覆口，從唾之百日，乃發，皆成漆。

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綱妻也。俱行道術，各自言勝。綱唾

盤中水，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水，成獺食魚。與試術事，事

不如。

述異記曰：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

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船適至岸下，仍

唾盤上，徑上岸，直入去。船主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

是黃金。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鬼答

云：唯不喜人唾。伯便擔鬼，着頭上，急持之行。徑至市中，下

着地，化為一羊，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

幽明錄曰：漢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嘗與武帝圍碁。相

娛，女風姿端正，帝密悅，乃欲逼之。玉女唾帝面而去，遂病。

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

趙壹嫉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效唾自成珠。披褐懷金玉，蘭

蕙化為藜。

漢文曰：黃泉。漢淚。淚事已多。見在泣篇。

說文曰涕鼻液也

周易離卦曰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毛詩鄘柏舟燕燕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

如雨平詩燕燕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

又谷風大東曰眷言顧之潛焉出涕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

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泫然

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又曰孔子至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

驂而賻之子貢曰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嚮

者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

之

又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

冠待于廟垂涕淚

又內則曰父母唾涕不見輒刷去之

左傳襄四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公羊傳哀公曰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

袂拭面涕沾袍何休注曰袂衣襟

史記曰蘇秦說鬼谷先生淚下沾襟

東觀漢記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客刺歙未

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

而乃効兒女之涕泣乎

又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

酒肉枕蓆有涕泣處

蕭子顯齊書曰魚復侯子嚮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死時

年二十二上憐子嚮死後遊華林見媛對跳子鳴嘯上留
目久之因嗚咽流涕

崔鴻後燕錄曰秦官人光祚先入晉晉以祚爲河北郡守
至是來歸慕容垂見祚流涕曰秦主知我理深吾事之亦
盡淮南之敗吾効忠節每思疇昔之顧未嘗不中宵忘寢
祚亦獻歔

又曰慕容熙村后卒制百寮於宮內設位哭令沙門素服
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振
懼莫不含幸以爲淚焉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淚下沾襟

又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
思曰然今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
濁而泣清也

邢原傳曰原五幼孤過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
感夫學者皆有父母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願其學故惻
然涕零師哀原曰欲書取書不須費也

管寧別傳曰寧身長八尺龍顏秀目每祭未嘗不伏地流
涕

三齊略記曰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
遣生徒崔琰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
尺餘許堅紉異常時人名爲康成書帶草

世說曰晉元帝過江飲酒王茂弘與帝有舊流涕諫之帝
許之從是遂斷

語林曰王太保作荊州有二兒亡一兒還葬舊塋一兒留
葬太保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
吾二子有焉

素問曰肝液為淚

肝太滯則淚出欠不慧如戰也出不慧木土氣也則才與強

釋名曰欠欬也開張其口唇欬欬然

說文曰欠張口出氣也

禮記曲禮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之蚤暮侍坐者請出矣

又內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欠伸跛倚睥視

宋元嘉起居注曰尚書僕射孟顛於後堂勅見亢聲大欠

有違儀禮被劾詔無所問

嚏音帝

釋名曰嚏聲乍嚏而出也

毛詩衛風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

又內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噫咳也
噫於越切 噦於界切

咳開代切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七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一

又內

又內

又內



